

第 一 编 品 类

一 章 品类概说

一 比类益智说瓷鉴

古瓷分类，每因论说立场而异。如由鉴古眼光看，有分传世古、出土古；或因功用以区类，又有祭器、明器、用器之别。事得比而有其类，此编遂先依据窑艺特点相较分类，叙说青瓷、白瓷之大宗，又及诸项单色釉器、窑变釉器及釉下彩、釉上彩等品种。再者单色釉因烧成窑温不同，还分高温色釉、低温色釉。及釉上彩因彩料质地相差，又分硬彩、软彩、珐琅彩等。乃由此概括瓷艺发生发展之大凡及导言通鉴之要领，以为后文铺

垫。然后又涉官窑民窑各所擅长，以及祭器、明器渊源有自，此皆瓷学常识也。清代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：“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，非文不足以达之，非类不足以通之。……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。”达士旷见也。

二 青器美物之创生与分期发展

盖美化器物之动机，乃本乎人类天性嗜好，《荀子》：“若夫目好色，耳好声，口好味，心好利，骨体肤理好愉快，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。”其言正可衍说。又古印度神话曰：湿婆毁灭宇宙，梵天睡醒不见美事物，于是重造世界。则更见爱美为神、人本性，亦几为万物之原创力。至若瓷艺创生，也显然缘于应用之同时，犹好其润凝含清之美色耳。瓷器始造，未有先于青瓷的，而青瓷归宗，又非越窑莫属。越窑“晋缥”告青瓷功成，从此瓷品美观宜用，俦俦铜器、漆器而登雅堂。越窑的技艺由是日进，至晚唐五代终于有秘色瓷出品，美矣精致，珍同金银器。且秘色釉或微含青绿，有几近白瓷者，南方还原焰白釉窑艺之门径亦由此开焉（参见第三章、四三章）。青瓷于宋代也盛于北方，汝窑、钧窑、耀窑尤著称；而南宋官窑及哥窑、龙泉窑亦后起越窑更超迈之。至此瓷品已足以取代铜器、漆器，

成为日常皿具之佳选，直到近代。举凡晋、唐、宋之上古青瓷，釉色呼应窑焰多生变化，向无恒态，其呈色既为品藻优劣的依据，又乃洞鉴真赝之关键。明朝及清三代时的景德镇，常奉宋代青器为模范，拟作不辍，唯其技艺革新，以至呈色渐趋一致，不再青缥幻变。是故余谓青瓷大略以元代为界，分上古、中古两群，面貌相异，而后者亦可归于中古彩瓷时代之单色釉类（溯上古青瓷而前，笔者划为高古釉陶、远古彩陶两时期）。

三 上古白瓷依窑焰、釉质分南北窑口、别古今真伪

唐代瓷艺南青北白，北方白瓷出邢窑、巩窑，及定窑虽著于宋，实则也起于唐。余推测北方白釉之匠意启自遮掩胎色之白垆化妆土，以致成熟作品釉面，便往往失透致密有似胶漆。白垆贫铁，经氧化焰不呈异色，由垆土涂层演进的北方白釉，即以此种窑艺见特徵。另者南方白瓷，其主流乃由还原焰青瓷蜕变，盖青釉所含铁份未充分还原呈色或釉中铁份减少，则青器可现“米灰”、“月白”，晋代越器已有见焉。尤法门寺晚唐秘色出土，世人诧异如何有色淡几类白瓷者，或疑为产自北地，然而实属越窑青瓷所演化也，故其釉质亦一如青器半透莹润似脂玉。脂玉质微青釉之製艺，影响南方窑事

深远，及至元人尚白，器采南方景德镇出产，恰其还原焰白釉脂润含青半透，正宜釉下彩绘，遂引发青花、釉里红勃兴，大行于天下。景德镇在晚唐、五代尝追随越窑，青瓷、白瓷并烧，产品曾誉“假玉器”；至宋代渐改烧青白瓷，及元代复以白瓷著，皆就变而从时好故。景镇青白瓷釉料中的草灰所含磷、钙，经高温可呈幽明之淡青，若减去其灰复可还归白色；此理资以三反，则南方白瓷、青瓷、青白瓷真鉴之妙奥亦庶几可窥。

四 元明釉下、釉上彩瓷鉴别，合观彩、釉等项易切证

元青花隼拔超卓，然溯先源，其始也简。如扬州唐城遗址所见“唐青花”，至原朴矣。而釉下彩之先迹，更可推前至晋青瓷，其时青器有在釉上点饰褐斑，为世所熟知；然更有釉下褐彩者，是近年新发现，乃类虽微而可以喻大者。唐代犹有釉下褐绿彩瓷出产，为长沙铜官窑造。然该窑製器多质粗不耐赏。釉下彩而艺冠天下并大用流行者，舍景德镇青花瓷未能有。盖唯镇窑之白瓷，胎洁釉润微青，最与釉下钴蓝彩料相映成趣尔耳。衡以大局，彩瓷时代自元青花盛产，方告其来临。青花既面世，后人每以钴料呈色、绘笔功力、窑艺成败等，诸端合观论其高下，于是数元季、早明、清初镇之所

造，鼎峙而三，其他则等而下之矣。若釉里红，自与青花通家连类，发展史亦大率同青花者。

釉上彩，固亦由早期青瓷褐斑见端倪。随后唐代产三彩器，然不供日用，且为陶胎，归之彩陶即可，不与彩瓷并称。又宋代吉州窑玳瑁斑与磁州窑红绿彩之类，尚属小品未数大宗，此因宋人崇简淡，尚原色，是以彩瓷未曾扩展，非贫于此技也。至明代镇窑製瓷风流天下，釉上彩更进步空前，此际五色图饰既投时好，景德镇白瓷与鲜彩又相得益彰，时机事理相契，其功故乃大成。后人依彩料质素分有硬彩、软彩，硬彩盛于明。硬彩中又因施彩手法分斗彩、填彩、五彩。斗彩乃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相逗之喻，五彩则指纯白瓷器加绘五色彩者。斗彩向以成化窑为尤精，五彩则历数明季清初为盛。斗彩、五彩鉴别虽较繁琐，然易切证，是因胎釉、型制之余，彩料之品质、烧成，图绘之形象、笔法，皆可为辅助，诸项兼并合观，虚实可考矣；而青花、釉里红也同此理。

五 珐琅彩、粉彩得国画精要，遂宜参以绘艺为选择

珐琅彩瓷皿，精美绝伦，非但为清宫窑韵物，亦冠历来之彩瓷。瓷绘珐琅彩起初用进口颜料，调油涂画，

烧成色彩丰富，光泽悦目，且纹饰细致生动，堪称雅丽。清宫由是自製彩料，扩充产品，造艺更臻极境。此物曾深锁宫禁，鲜为人知，以致一度以“古月轩”歧称名重于藏界。而翻案文章窃意郭葆昌说近是，道其原委能通情达理。雍乾两朝之珐琅画面多摹国画名作，雅逸耐赏，传说皆出当时画坛名家手笔云，实亦附会攀缘之说；今依清宫档案，即可证其画手概为造办处所养（新《中国陶瓷史》有详）。然宫内艺人不谙西洋画技，故珐琅彩凡涉洋画多不高明。瓷胎珐琅器之彩料、画技、款字几项，后仿都难为；并所选素白器坯极精，此端亦为甄别所依重。清三代又创粉彩，与珐琅彩两相辉映。粉彩由珐琅彩衍生，也曾用油调彩料，更并用水粉，以便晕散渲染；因其观感柔丽粉洁，复曰粉彩。近人遂将斗彩、五彩与之并举，且以硬、软彩相对言焉。雍乾粉彩图绘承流珐琅瓷画，并开拓新题材，其大局灿炳可观。但软彩至嘉庆已衰。唯晚清有江西画家一族，用粉彩画瓷板，以为生计，彼于术业有专精，成绩卓然，世誉珠山八友者也即属之，其作品笼统而称新粉彩，此抑软彩之复兴欤。珐琅彩、粉彩、新粉彩，皆可参以绘艺为鉴别、甄选。

六 单色釉鉴照不妨援据窑艺原理

瓷艺演进，由青瓷而白瓷而彩瓷，固为主流，然亦有旁支，即由青瓷派生黄瓷、褐瓷、黑瓷诸种。尤绿瓷、红瓷，可视为纯色釉奇创巧製。青瓷乃属铁份的还原呈色，若窑中还原焰未足，或减少釉中铁份，釉色皆可显如米灰、月白，南方白瓷之主流即由此肇端。然如青瓷烧毕封窑不严，窑焰使铁份二次氧化，则釉色返黄，而黄瓷由此启发。复若改变窑焰、釉料，加重铁份氧化呈色，于是由黄而褐，由褐而黑，则褐瓷、黑瓷之产生，原理咸同。至于绿瓷、红瓷，绿者铜之氧化呈色，红者铜之还原呈色，比类青瓷之于黄瓷，异门而通义，唯红、绿二色，难以烧成耳。上古之黑瓷，口沿常显褐紫，清造之郎红，底足每含绿意，皆本窑器各部位经受还原或氧化焰程度不等，而呈色无常之理以致。依此推类，单色釉之鉴照，便参验有所依据；如此认识既深，取舍之际胆力自出。清初叶燮《己畦集·原诗》：“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，无胆则笔墨畏缩，无识则不能取舍，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。”集瓷之理正自仿佛。

七 一道釉器有见窑变、描金

纯色釉（即单色釉，也称一道釉）之美饰，若白瓷最宜彩绘，其他深色者，又以窑变、描金为适。窑变始于宋钧，其釉料中并含铁与铜，铁份还原呈青，铜份还原呈红，且幻化一无衡态；其中数官钧技高，作品青红相间，汗漫弥散，其妙韵历千载罕有比美。宋代文籍不载“钧窑”，然当时所谓“定州花瓷琢红玉”者，窃意即可能属“钧”，“花”指“夹花”，青红相间之谓也，并因产销地定州扬其名。而宋时散窑仿钧者已众，绝多以铜红釉药涂抹局部，红色便不能弥漫。及至清代乾隆窑拟宋钧虽酷肖，然较以红雾之汗漫、透彻，亦终于不及。钧器无对，窑变无双，钧色固高下差殊，鉴评自有赖达识。

宋代南方复有黑釉窑变曰油滴、兔毫、鹧鸪斑、蟹眼等，凡此盃盏虽小品，但朝野兼采雅俗共赏，亦为北地钧瓷窑变之并蒂也。至清代茶叶末釉流行，也即遥承上古窑变黑瓷而演化者；至于该时有出豇豆红、苹果绿，则又开红瓷窑变之新面。

纯色釉金饰，曾兴于晚唐越窑秘色，后来宋代黑盏描金有建窑、紫定，元代白瓷描金有枢府器，明代黄釉

等描金出官窑，若清代康熙乌金釉描金、乾隆茶叶末描金并矾红地金彩，也皆杰作。古器上品之金饰，皆足赤。

八 收鉴不唯官款是取，而依经验、才情、学识采高品

鉴家既分瓷品之种类，又于每种类器皿判贵贱。世情总以官窑为尊、民窑为卑，固非周全之论。盖官、民之间，实无水火冰炭之分。官窑之特称，即指以皇帝年号命窑者，始于明初景德镇设御厂之时，而景镇原亦民间窑场。且明清宫廷所用官窑器，乃分御用、官用两档，后者往往官搭民烧，在民窑或称“官古器”。然民窑出产级别确悬殊，自“官古”阶而下之者，谓“假官古”、“上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常古”等等，其下品，自贱于官器许多。又民窑精製尝供外销，尤其元末明初，镇之输出青花器中高品，今学者往往疑惑，每以官窑目之。镇瓷民窑精造，海外收藏亦遂富于吾华，然故宫则以御器之陈列称雄宇内，正可谓各领风骚。

宋时，官用瓷器多采贡于民间，故此贡窑，意义相类于官窑，如越、定、汝、钧、耀、建、吉、饶诸窑曾先后贡瓷，窑口也皆以地名称。各地窑场大约专选窑户烧贡瓷，出品或以“公烧”、“官用”、“进御”、“御土

窑”名之，今人所谓官汝、官钧者，也与其约略仿佛。再推前至五代、至唐，则贡瓷莫非出之越窑者。概括而言，苟收藏唯以具官窑年款者是选，则偏于瓷道远矣。

瓷品高下，可凭经验辨其窑艺之精与粗，可依才情领其创意之灵与拙，可据学识度其功纪之重与轻，藏家而三才兼备，则特识独行，无往不利。然瓷学精要，如《易》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如《庄子》曰：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”，尽在难言中矣。又清代张金鉴《考古偶编》：“善鉴家心领神会，判决了然；纵历千万年之久，如与古人相晤对。切勿与门外人品论短长，徒劳唇舌耳。”善哉！

九 祭器、明器皆属礼器，达观博识之客善择

古窑器又缘功能不同有分用器、祭器、明器。祭器陈于庙祭、郊祀，上古以来略有传世；明器则随葬地下，今唯出土者夥；而清代官窑所烧用器，更多留存故宫。凡此亦皆相关临鉴之大局，故请增说其事。盖祭礼相系定邦安国大政，然则祭器自古尊崇可知。高古夏商之际，礼制尚未完备，用器、祭器、明器亦未明确区分。而夏文明有黑陶精品造型典雅，则殷商铜器于是祖式之，并加以演变革新。复因殷人青铜造艺卓绝，后世

凡造祭器，又辄追摹其状，宋代瓷祭器也莫能外。乃谓工艺型制，由陶而铜而瓷，迭互相承，是有自矣。特瓷造庙器非如铜器之相宜雕镂，于是简约形式、省略装饰，而考究素功；比及中古，又以各式色釉相适礼数，亦皆循其物性、事理之所宜乃尔，于此择鉴更可加参稽。

明器专用于凶礼。孔儒仁政，为禁绝杀殉，故主张专造生人不可用之明器随葬，以示生人、死者所需有别。东周以降，历代丧礼总以明器多寡优劣对应礼仪等级，而明器造作皆有别于用器，是以见遵从孔礼有加。至于夏商以及远古，虽亦有将器物瘞随，然其时事物初动，尚在不可名寻之列，则不以明器称也；要亦考古实际所见，当时入土确以用器为主。器用功能既分，于是斟酌艺创、综观功纪、评品高下，用器、祭器、明器孰取，仁智互见；但凡无乖通识，则收藏尤见成效也。明陈继儒《昵古录》有说：“收藏家絨扃封闭，传之后世，可谓古人之功臣。赏鉴家批驳其真伪丑好，穷秋毫之遁情，振夏虫之积瞋，可谓古人之直臣。”而实际锐鉴品评在先，收藏集粹于后，方能无愧古人；其理正相通于先邀伯乐、后养骏驥，否则广蓄駑骀何益？

十 今世两种瓷学名著有益见闻

此编多处徵引新《中国陶瓷史》及耿宝昌《明清瓷器鉴定》。二书皆今人所著而集大成而为业内人士增广见闻所必读者。前书一九八二年版，署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及主编小组成员：冯先铭、安志敏、安金槐、朱伯谦、汪庆正。又其后记有载：“本书目前发表的稿本各章、各节的撰写人是：新石器时代章：安志敏、郑乃武。夏、商、西周、春秋章：安金槐。战国、秦、汉章：朱伯谦、任世龙。魏、晋、南北朝章：朱伯谦、邓白。隋、唐、五代章：隋，李辉柄；唐、五代，李知宴、冯先铭、朱伯谦、汪庆正。宋、辽、金章：宋，冯先铭、王莉英；辽，阎万章、郭文宣；金，赵光林、张宁。元章：李辉柄、范冬青。明与清两章：汪庆正。”

又《明清瓷器鉴定》原为国家文物部门内发教材，然台湾早有印行海外，笔者所据即此，唯印本未刊年份。近见该书修订本于国内发行，则文物政策之改革，亦于此参消息矣。

十一 先之以识，推类辨物

叶燮《己畦集》：“大约才、识、胆、力四者交相为

济，……而要在先之以识，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。无识而有胆，则为妄，为鲁莽，为无知，……无识而有才，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，而是非淆乱，黑白颠倒，才反为累矣。”余以收鉴陶瓷器近廿年之经验衡此说，以为尤切。此语出《原诗》篇，为说诗道，然达于法论，亦即格致通理。如初学收鉴于识有限，又往往热心过甚，则胆愈大愈鲁莽，财力愈富愈妄为，行内所谓“学费”者，固然交付愈多。有鉴于此，“先之以识”所以足称良言。真知博识既先，尔后比类研究，则瓷道之妙奥已几乎可窥。如《抱朴子·广譬》又有言：“不睹琼琨之熠烁，则不觉瓦砾之可贱；不覩虎豹之或蔚，则不知犬羊之质漫；聆《白雪》之九成，然后悟《巴人》之极鄙”云云，以为比类可至深识，固称上哲智慧，此亦拙著以《品类》为开篇之用心一也。又前清廖燕《二十七松堂集》有《五十一层居士说》也及胆识之说：“余笑谓吾辈作人，须高踞三十三天之上，下视渺渺尘寰，然后人品始高；又须游遍一十九重地狱，苦尽甘来，然后胆识始定。”窃意彼之地狱云云，正可指喻认识历程中错误教训所致苦痛，则是论已相通于现代学习心理学所示一规律：正确判断由排除错误判断而后得，此辄收鉴家成功之必由；复所谓高居雲天下视尘寰者，又乃今是

昨非、博识深知、踔行洞见境界之形容；呜乎，博雅君子可不体究之乎？

二 章 青瓷正朔及分期

一 瓷艺始创、分期说略

远古之华夏以彩陶、黑陶、白陶等工艺称著，至商代后期长江下游始有釉陶（亦称青釉原始瓷）发明。经周、汉高古釉陶时代，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，南方越窑造艺空前进步，产品盛行社会。当时辞赋有赞扬越瓷杯觞的，而瓷字亦自此创写。郭葆昌《瓷器概说》：“瓷字《说文》本无，见徐铉新附四百一字中，盖汉世尚无其物，未製其字也。此字始见晋吕忱《字林》。”又《饮流斋说瓷》：“若瓷之发明，自晋始见于记载。”所言皆有据。又《甸雅》有云：“盖在西晋初叶，青器所自始也。”历来有将初期（三国至南朝）越窑青器统称晋青

瓷，余谓此亦示瓷史之上古青瓷时代开端，而此前南方窑艺虽製器偶然质近青瓷，但规模未备，迹在些微，且社会需求未曾殷切，并青铜製艺形势仍盛，故宜品论而不必名议；此事犹可比之造纸，虽东汉以前已有纸质物之考古发现，但仍不因此废蔡侯造纸之说，盖事物之质变，辄须量变之铺垫也。余意上述分期，乃以陶瓷工艺独特发展史为依据；则宋之后上古青瓷时代告终，元季即宣布中古彩瓷时代起始。

二 呈色原理与尚青取向

青瓷的颜色，主要由釉料中所含氧化铁份，在窑内起还原作用而形成；而还原焰之强弱，又可使釉面呈深浅不等之青色。新《中国陶瓷史》言此曰：“若在还原气氛中，则一氧化碳和碳化氢等气体从铁的氧化物中夺取氧，使 Fe^{+++} 转变为 Fe^{++} ，并随着还原气氛的强弱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青色。”然若窑焰熄灭后，冷却过程太长或封窑未严，致含氧气体进入，又可因铁份二次氧化使釉色返黄。因之釉陶（原始青瓷）常呈青黄色不定。夫先民创艺，怀敬天尚青之心，窑器故以青色为取向。《庄子》：“与人和者，谓之人乐，与天和者，谓之天乐。”青瓷正“天和”之造也。至晋代，越窑“缥青”

告其功成，晋人潘岳《笙赋》即有句：“倾缥瓷以酌酃”。今考之晋青瓷遗品，其美者几及宋龙泉，可知当时文人并非谬赞。继而唐、五代至宋，都以青器著，此乃瓷史之上古时代，而上古青瓷鼎盛期，是在宋代。

清代唐秉钧《文房肆考》言青器事亦备矣：“陶器以青为贵，五彩次之，……晋曰缥瓷，唐曰千峰翠色，柴周曰雨过天青，吴越曰秘色，其后宋瓷虽具诸色，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，官窑以粉青为上，哥窑、龙泉窑，其色皆青。”类似说法于瓷学古文献数见之，唯其中秘色瓷品实始于晚唐。

三 瓷宗出越窑

晋青瓷可谓瓷宗，而产于越窑。前此古越之地尝以釉陶为盛产，新《中国陶瓷史》：“东汉时期生产原始瓷的窑场遗址，在浙江的宁波、上虞和永嘉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地。”越窑（窑系）分布于越州及附近地区。民国黄濬有《瓷史》曰：“晋杜毓《荈赋》称‘器择陶拣，出自东甌’，甌即越州，可为魏晋时即有越器之一证。”按此言可徵。越州地方古称又可作甌越、东甌，如唐陆龟蒙有《野庙碑》言吴、越间风俗亦曰：“甌越间好事鬼”，此亦“甌即越州”之旁证。中原人以越州居东，